

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名人寻踪

再谒史树青先生故居

张哲明



今年2月28日,在时隔22年后,我再次到东堂子胡同拜谒了史树青先生的故居。

我与先生交往是从2003年到2007年。四年多的时光,对于我,一个喜爱历史文化和收藏的人而言,是高山仰止而又喜慰难喻的时光。然而对于先生,却是他人生的最后旅途。他是2007年11月7日逝世的,我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出席了追悼会,以家晚辈学的身份送上了一幅挽联,挽词是“从此天堂有了鉴宝人”。当时洁白的花圈、挽联、挽牌成了花海,铺满了礼堂内外。我至今还记得欧阳中石先生写的巨幅挽联挂在礼堂大门口右侧第一的位置,上写:“凄风摧大树,苦雨泣青泥”十个大字,表述史先生风雨辛劳的一生,十分贴切与感人。

两次来东堂子胡同故居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东堂子胡同,人称藏龙卧虎。这条时间近800年、长度700米的胡同,既是清朝各国总理衙门的旧址,也是蔡元培、沈从文、林巧稚、伍连德、马占山诸多名人的故居。2017年1月17日,署名老陈的作者在网络平台发文介绍:“史先生生前说,他父亲买下的小四合院是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任职时家中花园的一处宅子。他父亲史思奇是1935年买下的此宅。1945年史树青搬进这儿住的。”史树青的长子史和平告诉我,前些年差点被拆掉。原计划是要拆除的,后来负责那片拆迁改造的开发商得知是史树青的故居,便没再拆而留了下来。

我第一次来此宅是2003年。前一年史先生得知我将自己的藏品编著《冀东古近代书画集》,2003年5月,专门从京城写信来一信,信上说:“尊藏各件在报刊上发表是大大好事,敬乡尊贤,人之常情,亦吾辈分内之事,是弘扬祖国文化、爱国爱家乡的表现也。”两个月后,先生又来一信,语气倍加殷切:“您编的《冀东古近代书画集》进度如何?书中图稿和文字稿,请先给我看看,以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我最近又从收藏的书画中找出几件作品,应收入《冀东古近代书画集》。”

史先生在他的著作《书画鉴真》的序言中,曾叙述过他父亲收藏这些作品的经过:“余自幼读书,性近文史,中产人家,颇有藏书。先君喜收书画,类多明清以来乡贤遗迹,畿辅名家,宋元佳构,未多有也。余弱冠之

年,读书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其地距琉璃厂甚近,假日则随家君出入厂肆。遇有可心之品,往往购之以归。”史先生父子两代收集故乡一带乡贤作品绘画13幅,书法9幅。既是两代人的文化情结,也是游子的乡愁。我祖籍乐亭县,与史树青先生的故乡同属于汤家河镇,两村东西相距10华里。所以他家收藏的乡贤翰墨,与我的收藏同属一个文化范围。此前,我历20年时间,收藏书法、绘画作品。这次出书,将两家收藏合一,真是一大巧合,是我两家的幸事,也是冀东文坛的佳话。

那一天,他在东厢房的办公桌上,将300多幅书法绘画一张一张地审核。边看边自言自语:“好啊,你看,许碧山的《封侯图》放在全国都是佳品;张泰来这小楷,清代的翰林也少有这么好写。”看到戴克昌的《秋山运粮图》,他对我说:“你看,这小毛驴,比黄胄画得好。”他审阅大约用了三个小时。之后,他肯定地点头:“好,有疏漏,疏漏已经差不多了,拿回去出版吧。”听到这里,我如释重负。拿了书稿和史先生为我题写的书名,与先生道谢道别。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先生故居的经过。

如果说22年前是史先生约我而来,这次则是我随心意而来,而这心意是感激、怀念与追思。

但是,到底是20多年前来过的时候了。以至在胡同的深处走过去又走回来,在55号门前心里嘀咕着辨认。却在这时,出来一个40来岁的男人,个儿不高,纯朴模样。我赶忙上前问:“这是史树青先生的旧居吗?”“是,但我家是租房的。”我仍谦卑地介绍:“我是他的故友,先生生前我来过,能让我进院看一看吗?”房客上下打量着我和妻子、儿子,点头说:“好,可以。”我无比激动地进了院子,有些高一脚低一脚。呀,依旧还是那个小四合院:沿街门庭,东西对面厢房,正面是三大间的堂屋。木椽木檩,青砖青瓦,白灰勾缝,都在往日记忆中。忽然我看见东厢房对扇的门开着巴掌宽的一条缝。屋内没动静,虚掩的门,好像先生还在,荷杖进进出出,笑咪咪地招呼我们。我从门缝里张望,指着屋内与儿子回忆,对,史先生就是在这屋审稿、题书名并下结论说:“有疏漏,疏漏已经差不多了。这本书是乡贤翰墨,可做地域美术史!”我介绍时激动,声音很高,一边说给儿子听,一边也像是说给天堂的先生求证。

我想哭,又怕两家房客见外。看着讲着,我忽然注意到西厢房门口,窗外的古藤、竹子不见了,空荡荡的。大概是两户租客为了院子宽敞敞亮,便于生活,要求移除了。

是啊,那个心里有藤有竹的先生走了,那些竹藤也随去了天堂吧。因为先生生前是十分喜爱它们,也曾把这处宅子的书房叫“竹影书屋”。

我又想起当年,就是在那片竹丛下,我问先生:“怎样才能学会书画鉴定?”先生沉吟了一下,答:“你得背下2000个书画家的名字来!”

我对“眼学”的理解

先生在世时,人们称他为鉴定国宝的“国宝”,他鉴定书画的办法就是“眼学”。

提起他的鉴定,我想起了2007年9月,他

在中央民族大学宿舍的家中,最后一次为我鉴定书画的情景。那次,我要请先生鉴定的是陈师曾先生的《博古图》四条屏。我按事前的约定时间到了他家。推开门刚迈进一只脚,见史先生正在吃饭。

先生问:“谁的画?”
我答:“陈师曾。”
“假的吧?”疑问。
“您鉴定啊。”我拎着镜框,靠近了两步。
“呀,真的!这是他早期的作品。”

他的筷子还没放下,已经有了鉴定结论。一方面是他“眼学”功夫了得,一方面我们已是熟人了,他也不客气了,看到哪儿说到哪儿。

吃完饭,他又靠前确定了一番,便在装裱的绢边上写下了结论:“陈师曾先生博古图四条屏真迹 二零零七年九月 史树青题。”两颗钤印:朱文“畏吾邨民”,白文“史树青印”。

这情景,至今我想起来也还记忆犹新。那么,他是怎么练就的一双“火眼金睛”的呢?我不能确知。但是我间间断断地跟先生学了四年,也是有些理解和实践的。比如,先生在故居竹丛前告诉我,书画鉴定要记下2000个书画家的名字后,我真的在这方面躬行实践。日久年深,现在我已能记下1000个人名了。但是先生“记人名”的内涵却远不是背诵2000个名字那么简单。他背后的内涵有着多向维度,比如要了解书画家的生平概况、家世背景,尤其重要的是要记住作者作品的基本风格,辨识其笔墨。不然,记下名字有什么用?跟鉴定还远搭不上边。是啊,这样一来,在20年间,参观书画真迹的展览,阅读书画大字典,学习书法绘画史,我在表里两面都用功。到后来,提到人名就想起风格,看见画作,便能想起人名。有了这些体会,再回忆先生的学术观点,好比颜回形容孔子的学问,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原来,“眼学”的灵魂是活学活用,远非表面之死记硬背人名。不怪先生在世时,京城内外都“认”他。后来我也见过一些鉴宝专家,他们工作时,总是带一大堆工具书,对比了款识又对比印章,往往得出的结论还不一



(本文摄影 张北男)

响 汽

唐 瓦 当

汽笛,火车、轮船上都有,尤其是火车的汽笛很有讲究。如起动、退行、召集、开汽、关汽、降弓、呼唤、警报……以及紧急停车等等,都会拉汽笛,就跟旗语一样,就是火车的语言。中国自己的第一声汽笛,应该是从洋务运动响起的。

清廷洋务派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推行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等军事工业生产机构。制造局下属各厂用蒸汽能量转换为机械功,进行往复式的机械运动。工厂开工歇工,产业工人不能像农民种地一样散漫随意,所以就利用蒸汽作用在锅炉上安装用于产生声音的笛哨,通过装置散发出去。这种笛子并不像我们常听的防空警报一样高亢,而是非常低沉,发出“呜呜”的声音。清朝的时候,这种装置称为“放气筒”。

晚清文学家吴趼人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描述了“述农”带着“我”在江南制造局各处参观的经过,如第六十二回:“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汽筒开工了。开过工之后,述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十点钟时候,方才回房。”可见,通过排出蒸气或释放储气筒内的气体才能使汽笛拉响。我国早期的大型工厂大多都用汽笛,一些重工业发展较早的城市如上海、南京、唐山、天津、福州、哈尔滨等,都有这种汽笛。

鸣响汽笛,唐山叫“响汽”,但火车拉响汽笛则叫“拉鼻儿”或“响鼻儿”,如“我在铁道边拾柴禾,火车来了,一拉鼻儿震得耳朵嗡嗡的”。再如“火车进站的时候,是要先响鼻儿的”。“鼻儿”就是“笛儿”,唐山方言把“笛子”“哨子”都叫“鼻儿”,如“老师吹鼻儿了,赶快到操场集合上体育课”;“他犯规了,裁判都吹鼻儿了”;另如老唐山过去做小买卖吆喝云“大针荏子小泥鼻儿”;还如唐山俗语“一个吹鼻儿一个捏眼儿”。而在西南官话区的大武汉、江淮官话区的江苏南京、江西九江以及湘语区的湖南汨罗、安江一带,无论厂矿、火车还是轮船的汽笛,甚至汽车鸣笛声则都是叫“拉嗓子”。他们的方言中,“喂子”就是汽笛,据说是英文“whistle”的音译,“whistle”就是“哨子、汽笛”的意思。

唐山火车的第一次“拉鼻儿”,还是在1881年,唐山诞生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火箭号,发出了中国铁路运输史上的第一响;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1949年元旦,全市人民狂欢庆祝,唐山机车制造厂的工人赶制的“新唐山”一号机车,在汽笛声中和市民度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在余震未消的情况下,唐山机车车辆厂的工人师傅仅用两个月就修复了一台“抗震号”机车,“争气”的汽笛再次在唐山的上空响起。

老唐山因煤而兴,开滦煤矿的矿区遍布唐山,开平和古冶,如唐山矿、马家沟矿、赵各庄矿等,各矿区和由开滦煤矿而衍生的各大厂矿如启新水泥厂、机车车辆厂都会按时拉响自己的汽笛。有的厂矿上工前十分钟拉响一次,正式上工拉响一次,就像上课的预备铃;有一天拉响三次,分早、中、晚;有的仅仅早上就拉响三次,如起床、出门、上班,另外中午下班、晚上下班也“响汽”,就像部队的起床号、出操号、开饭号、上课号、休息号一样准时。笛声低沉而有力,可传至十来里地。那时候市民家中,甚至工兼农户家里有钟表的不多,几乎全凭看太阳计时,农民还好,但学生和工人必须准时学习和工作。久而久之,人们形成了习惯,汽笛成了人们心里的钟表,凭着“响汽”安排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工人们都根据“响汽”上下班,厂矿大多“三班倒”,汽笛一响,工人们在工厂和矿山进进出出,很是热闹。后来厂矿不再“响汽”,人们于是把电台打点报时也叫“响汽”,一直沿袭下来。无论早期电子管的电匣子,还是后来半导体收音机,一到清早、傍中午或晚上,“嘟嘟”之后的“刚才最后一响”,操持家务的主妇就会披衣起床,或者站在门口眺望着:“响汽了,上班上学的都该回来了。”于是忙着烧火做饭,然后等候着自己亲人的归来。

“响汽”不仅仅是报时,也是工人维护权益,与资方斗争的号角。1890年8月上海江南制造局2000余名工人因反对新任总办刘麒祥将工时从每日8小时延长为9小时,全体举行罢工。当天汽笛凄厉嘶鸣,全局各厂无人上工。延至下午,刘麒祥被迫允许增加饭费,工人取得胜利,遂宣告复工。我在哈尔滨参观过“中东铁路纪念馆”,哈尔滨车辆厂1918年至1919年就举行了三次中东铁路工人联合大罢工。在每次罢工斗争中,总工厂的汽笛声都起到了联络信号的作用;1922年9月14日,安源煤矿在李立三、刘少奇等人领导下,为了反抗压迫,随着汽笛长鸣,17000名矿工冲出矿井和工房,大声喊着: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1923年2月4日上午9时,“二七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在江岸车辆厂拉响,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正式开始;说起工运,唐山在工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唐山机车制造厂3000名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3.7万人同盟大罢工、启新洋灰公司8000名工人大罢工,还是华新纺织厂工人大罢工,都有激昂的汽笛声在唐山的上空回响。

20世纪60年代以后,唐山的厂矿不再“响汽”,遇有重大活动则用防空警报来代替,如每年的7月7日,是抗战爆发纪念日,全国各地防空警报同时响起,警醒国民勿忘国耻。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全国各地汽笛鸣咽,警报齐鸣,天地同悲,山河动容,一起哀悼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作为唐山人更是感同身受。

民国唐山窑瓷器上的抗日战争印记

陈 丞 文/图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承载着时代记忆的物品,而民国时期唐山窑瓷器便是其中独特的存在。它们不仅是实用器具,更是历史的见证者,用独特的方式记录着那段烽火岁月。

笔者有幸参观七步楼收藏的民国瓷器。其中一件釉下五彩瓷瓶,由唐山窑裕发成瓷厂于1932年2月至5月间出品。此瓶看似普通(双耳残缺),但其背面共40字的诗文及落款格外引人注目。它宛如一位沉默的讲述者,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及时且准确地记录下抗日战争初期的两大事变,成为那段历史珍贵的实物注脚。

“清明时节雨纷纷,沪上商民欲断魂。不知战事何日了,推原祸始是中村。时在壬申(1932年)春月书,裕发成出品。”短短几句诗文,饱含着深刻的情感与时代印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愈发膨胀。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清明时节雨纷纷,沪上商民欲断魂。”描绘出在战火笼罩下,上海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内心充满痛苦与绝望的景象,而“不知战事何日了,推原祸始是中村。”则表达出对战争何时结束的忧虑,以及对战争根源的探寻。这里提到的“中村”,指的是“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和情报搜集活动,被中国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处死。日本侵略者却以此为借口,大肆渲染,为其发动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成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瓷瓶上的诗文点明了战争的源头,展现出瓷绘者对时事的深刻洞察。

这件釉下五彩瓷瓶意义非凡,在全民抗战时期,它作为宣传抗日、鼓舞民心的特殊媒介,有力印证了侵略战争的不得人心。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瓷瓶诗文里对战争的批判与对和平的渴望,既体现了民众心声,



也展现了唐山瓷绘者的可贵品质。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关心时事,以瓷器为载体,用诗文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战争的阴霾下,这种表达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他们的智慧也体现在巧妙地借诗文抒发情感,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迫害。更为难得的是,这件瓷瓶能得以保存下来,为后人留下抗战时期珍贵史料佐证,让后人能够通过这件瓷器,穿越时空,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了解到抗日战争初期的真实状况。

民国唐山窑瓷器上的抗日战争印记,是历史馈赠的珍贵财富。这些瓷器不仅承载着先辈们的英勇与坚韧,更是一个个鲜活的时代符号,时刻提醒着我们那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的岁月,以及和平的来之不易。

如今,战争硝烟虽已散尽,但历史不容忘却。铭刻着抗战记忆的瓷器,无声诉说着往昔,时刻警示后人:今日和平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的力量。